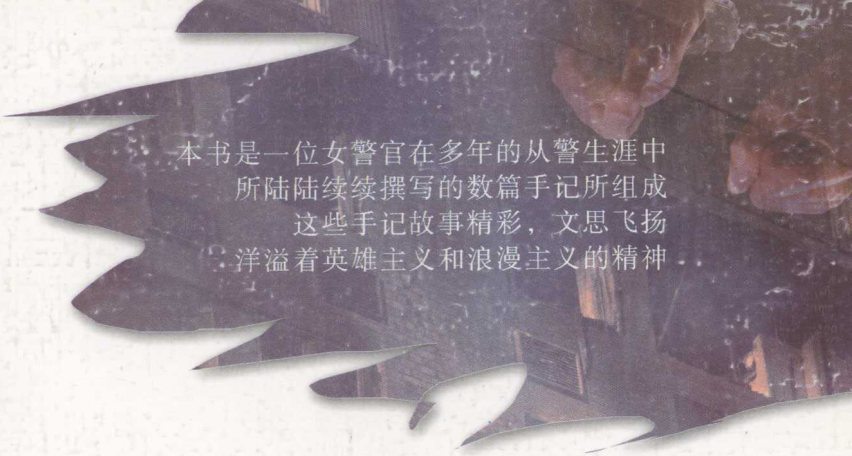




本书是一位女警官在多年的从警生涯中
所陆陆续续撰写的数篇手记所组成
这些手记故事精彩，文思飞扬
洋溢着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精神

透视 废墟

女警官手记
张西 著
NuJingGuanShouJI
大众文艺出版社

的原来面目

上

本书是一位女警官在多年的从警生涯中
所陆陆续续撰写的数篇手记所组成
这些手记故事精彩，文思飞扬
洋溢着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精神

透视 发墟 女警官手记 张西 著 的原来面目

NuJingGuanShouJi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透视废墟的原来面目:女警官手记/张西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2.9(2009.1 修订)

ISBN 978-7-80171-129-8

I. 透…

II. 张…

III. 纪实小说: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8947 号

透视废墟的原来面目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5 字数 358 千字

2009 年 1 月修订版 2009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978-7-80171-129-8

定价:59.50 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我一直认为，我的血液里奔腾着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情怀。我想，即便所有的信仰都畸变了，我仍然不折不扣地追寻我所信仰的。我是个有精神信仰的人，我更是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

最重要的是，我选择了警察这个职业，这是实现英雄主义理想的最佳临界点。

——写在前面的话。

过去的一切永不再来

(代自序)

一

十几岁以前,我是个没有理想的人。

到了读初中二年级时,我看了一部过去的苏联电影《山村女教师》后,才初步确定我长大后的愿望是当个山村女教师。书往深处读时,我又过多地接受了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理念,他多半是写二战那个时代的故事。在他的故事里,总闪着一个战地记者的影子,我便又觉得当一名战地记者是最好的。这些理想不是从我本身自然成长中产生的,而是受了文学艺术的间接影响。人一出生,便不是他自己了,总要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可惜,二次大战已经是上上一代人的故事,战地记者的梦难有成真的条件。

谁知我会到海南呢?更感谢给了我做海南公安报记者机会的所有的人。我的“战地记者”的理想从海南开始的。在学校读书时,常常能读到英雄们在战斗中牺牲的场面。而在和平年代,对大多数人而言,牺牲这个词多半靠想像才能理解。因为当了战地记者的缘故,在90年代初的海南,我亲眼目睹了什么是牺牲,什么是流血。

二

1999年初,我有幸调到公安部《啄木鸟》杂志工作,适逢公安部正在开展全国范围内的“网上追逃”专项斗争,知人善任的上级领导,立刻把我派往专项斗争的第一线,使得我有机会思考追逃的问题和全方位地进行采访。

那是1999年10月里的一个黄昏,我站在广西北海



的沙滩上，散发着特有的气味的海风轻拂着我，然而我却轻松不起来。

我参加了公安部组织的“网上追逃”经验总结研讨会。整个白天，我都在听逃犯的事、谈逃犯的事、想逃犯的事。当我的脑袋被逃犯充满时，我的心在下沉，沉到北海的海底。

我从未这么集中地采访过这么多的逃犯。他们走了一条不同于普通人的生存的路径，成为人群中的异类。写出他们的故事，是为了让读者了解，在我们正常人的生活之外，有一群不正常的人存在着。他们当中，许多人没有文化，有的只读过几年书，这个素质决定了他们是法盲。即使他们畏罪潜逃前没有犯罪，也难说以后不会犯罪。如果国家能及早对他们进行法律常识教育，也许会减少一些因无知而造成的人生悲剧。对一个国家来说，存在犯罪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知道什么叫犯罪。

三

2000年初，公安部邀请中央各大媒体的记者分成4个采访组前往江苏、湖北、广东、四川等地进行“打拐”专项斗争第一个阶段的采访。我被通知前往湖北。如果我们承认“人贩子”的行为是违法的；如果我们承认政府都感到惊讶：“人贩子”现象，已经到了非打击不可的地步；那么我们应该承认，在此期间，为数不少的中国妇女、儿童原来宁静的生活、美好的心灵、甚至性命，都受到了严重的侵害。

我祝愿我的祖国富饶强大，人民安居乐业；每一位妇女享受爱情的甜蜜；每个儿童都像花朵一样美好——自从我逐渐长成为一个可以独立思考的知识女性之后，自从我有过爱与被爱的经历之后，我一直这样祈愿着。

我祈愿着2000年的春天，我不曾见过那一张张被拐卖的妇女和儿童哀伤的面孔。但祈愿和现实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我对事物的理解和愿望因而陷入一种分裂。

我期待着国家的真正富足，期待着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这乃是消除“人贩子”现象，治标又治本的根本。但是，现实在这一端，很近；期待在另一端，很远。我可以放弃很多选择，却不放弃对期待的选择，我期待着。

四

没有人给我任务：要我必须把见证到的一切记录下来。但是，我这样做了，凭着兴趣，凭着责任，凭着我对战地记者这份职业的痴迷。

刚刚发生的事情转眼就会过去。过去的一切永不再来——包括牺牲了的民警们的生命。

我庆幸我没有丢下笔，使得我所经历的一切得以用文字再现。

目 录

过去的一切永不再来(代自序)	1
手记之一	
一个中国警官在厄瓜多尔的奇特经历	1
——根据尹伟教官口述整理而成	
手记之二	
我追寻我所信仰的	32
——采写《一个中国警官在厄瓜多尔的奇特经历》的心理经历	
手记之三	
这里的树林静悄悄	37
——山东兖州刑警狄玲安抓捕逃犯的惊险故事	
手记之四	
激情燃烧的岁月	46
——我当《海南公安报》记者时的日记摘录	
手记之五	
阿明的故事	64
手记之六	
透视废墟的原来面目	89
——记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高光斗	
手记之七	
感知英雄张绍新	101
手记之八	
铁道雄鹰	115
——公安部一级英模姜战林的故事	
手记之九	
惊心动魄的 115 天	126



手记之十

罪恶家族覆灭记 183

手记之十一

无声的挑战 228

——安徽灵璧侦破聋哑人拐骗聋哑女童案

手记之十二

你为谁出生 289

——安阳警方侦破拐卖婴儿案纪实

手记之十三

十年生死两茫茫 314

——一群人贩子对一个普通三口之家的肢解

后记 372

一个中国警官在厄瓜多尔的奇特经历

——根据尹伟教官口述整理而成

2000年5月——2001年2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战训系副教授尹伟受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的邀请，只身前往地处南美洲西北部的厄瓜多尔共和国，担任该国国家特警队“第七期国际特警培训班”的“警察个人防卫”教官。在厄期间，尹伟出色地完成了将中国“功夫”传授给特警队员的任务，大大张扬了中国警官的神采。同时，他以超人的毅力参加本期“国际特警班”，完成了所有的训练课目，并取得优异的成绩。因此，他不仅被厄瓜多尔政府聘请为“国家警察顾问”，而且，成为厄瓜多尔第一位外籍名誉特警队员。他是继厄瓜多尔前副总统和两位政府要员之后的第四位获此殊荣的人。

用英文传授中国“功夫”的尹伟，在颁发证书仪式上，突然用流利的西班牙文答谢厄瓜多尔政府官员。语惊四座，连现场的中国大使馆武官也不得不感叹：“这个警官，真神了！”

奇特的经历只有这一次

我从未想过，我的本命年，我的36岁是在远离国土、且靠近地球“心脏”的赤道国家——厄瓜多尔度过的。我敢断言，这一年的经历，将深深影响着我的后半生。

一踏上那个陌生的国度，我甚至来不及做过多的思考，便一头扎进厄瓜多尔“国家特警队”这个特殊的群体。我执教，同时也受训。我不能放过那不花钱就能掌握第一手实战训练的机会。

我如饥似渴。

我进入了清一色的男性世界。那里聚集着厄瓜多尔、智利、巴拿马、玻利维亚、萨尔瓦多等周边6个国家中选拔出来的189



名最强壮、最优秀的参训警官。只有我是中国人。只有我讲中国话。与他们的相遇，展开的不仅是体力与技能上的较量，更是毅力与毅力的对抗。

而我喜欢那种对抗过程中对我意志的磨炼。

那种残忍的训练方式、那一次又一次挑战生命的惊险，正好适合我业已成形的职业需求。我的血液里奔腾着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激情，我早就等待着这一天，就像全副武装的战士时刻等待着上战场和冲锋陷阵。我在36岁这个年龄，仍然为存留在血液中的英雄主义理念而激动。

那是一个全新的环境，是一个什么都不了解的生疏的环境；每前进一步，都面临着挑战；每前进一步，都是用自信做支撑。

当我滚爬在丛林的阴沟里时、当我在陡壁悬挂而绳索突然要断开时、当我身处海底发现没有氧气时、当我漂浮在橡皮艇上因毒辣的太阳和揪心的呕吐十几个小时不能进食时，我曾因为前面就是肉眼可见的“死亡”而害怕过，但是我的自信战胜了害怕，甚至战胜了死亡。我完成了在我以前认为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并非说，我的自身价值在异国他乡得到了充分体现，而是说，这次特殊的机遇给了我挑战生命极限的机会。我无法与它擦肩而过。

也许，更多的良机还会在以后的生命里出现，但奇特的经历却只有这一次。

9个月的光阴倏然而逝。9个月的时间似乎也不足以把我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仍然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一名普通的教官。我仍然坐班车上下班，相对我的武术同行和弟子们，我只是多了一份独特的经历而已。

我重新走向温暖的家门。我能给予爱人和女儿的，只是几十盒录像带和对那段不寻常日子的回忆。这便是我全部的收获。

现在，当我彻底回归一种平淡的生活，当我的妻子和女儿对我的那次远离已经失去好奇心之后，我却仍然视那段特殊的日子为我精神上的宝贵财富，因为我获得的是一次精神上超人的训练。

我的两次“纳闷”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执教。离开北京时,我只知道厄瓜多尔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国,通讯不发达,有频繁的火山喷发和地震,气候炎热,而且山区海拔高,我到那里生活可能出现高原反应。我想,许多西方人都能适应那里的生存环境,我也一定能。这,不是问题。

语言交流方面,尽管当地人以西班牙语为主,但部分人懂点英文,而我的英文还算流利,这,也不是问题。

有关资料透露,厄瓜多尔的贩毒犯罪猖獗,而且游击队与政府之间时有暴力冲突发生。听起来并不稳定的治安状况,足以让妻子为我担忧。但对我而言,这,也不是问题。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警察来说,即便有害怕的意识,也绝不会承认自己害怕罪犯、害怕危难。

那么,我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也就是我的担心。我担心自己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与这个陌生的国家熟悉起来,进而耽误我的教课进程;我担心中国“功夫”因为我不能充分显现它的真身,而给中国“功夫”丢面子,给中国政府丢面子。

国家公安部将这么重要的担子压在我肩上,他们竟然也放心。而我是只身一人呀,没有伙伴,没有翻译,就像著名的《国际歌》里唱的那样:“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

一种悲壮而崇高的情感在我的身心里扩散,一直延续到我所乘坐的波音 757 飞机抵达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

到机场来接我的有四个人,中国驻厄大使馆王武官及夫人、使馆武官处的刘玉来秘书、本期国际特警培训班的班主任列宁上尉。

我与从未谋面的四张面孔,逐个表达了我的激动、我的高兴、我的亲切、我的说不出的感受。我不时地盯着列宁上尉那张当地人特有的、黝黑的、棱角分明的面孔,希望从那里找出与中国人更多的不同来。但令我纳闷的是,上车之后,坐在前排的武官夫人,几次侧身回头上下打量着坐在后排位的我。难道我与其他中国人有什么不同吗?难道我的举止有什么异样之处



吗？出于礼貌我真诚地冲她笑笑。她再回头，我又冲她笑笑。后来，她到底憋不住了，坦率地问我：“你——行吗？白白净净的，那么斯文，别‘整不了他们’。这帮特警队员在当地可厉害了。”

我恍然大悟，怪不得上车时，听见武官夫妇小声嘀咕什么，好像有一句是：“怎么派了个小白脸来啊？”

在国内，“小白脸”意味着文弱，意味着与冲冲杀杀不搭界。难怪武官夫妇担心，换了任何一个人的眼光，也不容易把我这种看似斯文的人与那些强悍的特警队员们扯到一起；难怪列宁上尉见了我之后并没有多余的话，他那看不出表情的面孔上，其实也掩藏着对我的不信任。就其身高和强壮而言，他占优势。我并不着急着解释什么，中国有句俗话：“是骡子是马拉出去遛遛再说嘛”。但在给武官夫人回话时，我还是用了较为平淡的语气：“应该没问题吧。”

武官夫妇直接把我送到位于首都基多北郊的国家特警队营地。由班主任列宁上尉引导我面见国家特警队的队长。我知道，今后我的所有行动都要听命于队长。

按西班牙语字面翻译，厄瓜多尔的国家特警队是“干预与救援之队”之意，它直接受命于国家警察司令部。特警队的标志物是一枚金箭，代表着队员们神出鬼没的行动和精湛的技艺；金箭中间是一把向上的银灰色利剑，体现特警队刚正不阿、胸襟坦荡的品质；利剑上有一道红色亮光，代表着队员行动的神速和力度；黑色的“GIR”三个字母镶嵌在金箭和闪光上，位于整个图案的中间部位，体现着“国家警察”的威严。

我以相当于“国家特警队”队徽般的庄严神情，谒见了队长。他是个强壮的中年男人。看到我，他一笑，便从办公桌后伸过来一只有力的手臂与我相握。我们彼此用英文问候，只简捷问候了几句，他便叫来手下队员，吩咐他们安排我就餐。我暗叹，队长真干脆，用中国大跃进时期的话，这叫“多快好省”。

我告别队长转身往外走，忽听身后有一些“骚乱”，紧接着便爆发了一阵大笑。我又纳闷：怎么回事？并赶紧从自身寻找问题。我没说错什么，也没做错什么呀？于是也跟着回头看，这一看，我也忍不住乐了起来，只见队长上身穿着警服，下身却穿着

短裤，站在办公桌旁，咧着嘴，并且正摊开两手，仿佛作出一个抱歉的姿势，而且他自己也笑着自己。

原来，队长刚踢完足球，听说新请来的中国教官到了，他擦擦身上的汗想换上衣服再接见我们。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进来了，于是想套上上衣混过去得了。谁知，由于一时高兴，就起身迈步从办公桌后面走了出来，露了“马脚”。

挺好。进门的第一件事就享受了严谨中的放松。我性格当中的乐观天性可派上了用场。

我就不信“整不了他们”

武官夫人的话，并非信口开河。厄瓜多尔国家特警队确实很厉害。可以说，在厄瓜多尔，没人愿意干的，他们干；没人能干得了的，他们干；没人敢干的，他们干。上至飞机出事，下至水底打捞；小至处理猪牛被抢事件，大至承担政府要人的警卫。他们不仅要完成各种突发事件的处置、抢险救灾、解救人质、对恐怖组织的打击任务，还曾多次赴国外缉拿国际要犯，令犯罪分子闻风丧胆。

在警界，都以能在特警队受训为荣。尤其是本期“国际特警培训班”的队员，几乎都练过日本的柔道、韩国的跆拳道、空手道、合气道以及拳击等，个个身手不凡。这些拳脚功夫对中国功夫的传授无疑是很严峻的挑战和考验。那么，如何在综合武技的传授之中，使中国功夫站住脚，并闯出自己的“品牌”，争夺这块“市场”呢？我觉得遇到了一个大难题。教什么呀？他们拳脚功夫都会。用武官夫人的话说，我“整得了他们”吗？初来乍到的我，略略皱了皱眉头。

兵家说：“不打无准备之仗。”

有幸的是，我除了接受过中国多种武术流派技术的训练外，曾接受过拳击、柔道、跆拳道、空手道以及其他搏击等武技的训练，而且都不同程度地同这些武技的选手切磋过，有的直接对抗过。因此，对于他们技战术的优缺点，我都有一定的了解。

我发现，中国功夫中的肘、膝技术很独特，明显区别于柔道、跆拳道及空手道技术。同时我也观察到，这些学员大都有力量，但都是蛮力，缺乏灵活性。我想，如果我也教学员跆拳道的一些



实用腿法技术，但同时也教一些对付跆拳道腿法的中国散打腿法和抱腿摔技术，其效果是别人有的我也有，我会的别人不会，而且我会的又是制服别人的杀手锏。那么，学员的情绪一定会高昂，中国功夫就会技压群雄。

“嗨，你们好，我叫尹伟，我来自中国，从今天开始，我将给你们上‘警察个人防卫技术’课。”面对一张张棕黄肤色面孔的外国学员，我用英文开场道。

“噢，中国功夫，李小龙！”

外国学员们赞叹着，手舞足蹈地模仿着李小龙在电影里的武打动作。这些年轻的外国警官对中国功夫的了解还停留在李小龙武打片的时代。稍与学员们熟悉后，他们曾问我：“你们还留长辫子吗？你们写字是竖着写吗？李小龙的功夫在中国是什么水平？你的武功这么好，为什么不拍电影？”对此，我都耐心向他们做了解释。可是，在我执教的第一天，在他们先入为主的意识里，李小龙在电影里的一招一势就代表着中国功夫，中国功夫就像李小龙表演的那样。

我的学员们人为地给我出了一道难题。他们把电影里的人物搬到我面前，让我超越。我没有退路，只能成功，否则根本无法“整”住他们。

但是，我就不信我“整不了他们”。

2000年5月22日上午7点50分，在特警队的训练营地，我的第一堂课开始了。我让队员们站好，别动，只用眼睛看。

我要给他们一个总体印象。而第一印象又是那么重要，绝对不能演砸。

那一刻，我把从小到大所学的中国功夫都融进了我的套路之中，翻滚踢打、龙腾虎跃、拳脚虚虚实实、招势应接不暇。当我大汗淋漓地结束示范时，我发现，学员们已经目瞪口呆。有意思的是，列席听课的教官在我背后也摩拳擦掌地跟着比画起来，他说：“看了你的演示，我相信功夫电影中的打斗都是真的。”

因此我也判定：我踢响了第一脚。

我拍拍掌心里的尘土，告诉学员们：“几个月后，你们也能完成这些动作。”说完这句话，我看到的是一双双兴奋不已的目光。

然而，“整”他们这只是第一步。

我的第二步紧接着开始了。

我向一个五官端正，看起来有点“酷”的队员发问：“如果一个比你高大、强壮的歹徒站在你面前，你能不能制服他？”

他不敢做肯定的回答。

他来自智利，是那个国家最优秀的警官之一，也是本期国际特警培训班最优秀的警官，我称他为“智利一号”。

其他队员也面面相觑，都不敢做肯定的回答。

我便启发式地继续提问“智利一号”：“如果你用自己的两只胳膊攻击他的一只胳膊，你看是不是有了些把握？”

他紧张的表情有些松动，但仍然不敢做肯定的回答。

这时候，我就做进一步提示：“那么，如果你学会用自己的全身力气发力扭制住对方的一根手指，你有没有这个力量？”

我解释说：“‘一个手指头’在中国功夫里代表着以弱制强，所运用的是‘强’与‘弱’存在的相对论；同时让你们明白，你们可以做到许多你们认为不能做到的事情。中国功夫讲究的不光是如何出击拳脚，更重要的是要用巧技，用脑子。”

“噢，我有些明白了。”“智利一号”似乎悟出点中国功夫的奥妙之处。其他学员显然都已按捺不住，特警队的训练营地喧闹起来。

我认为火候已到，“收心”成功，下面开始正式“收徒”了。于是，我再次击掌：“好吧，现在，我们开始来学习中国警察的个人防卫技术。”

摔打滚爬的教官

记得在中国特警学校受训时，我的一位朋友看见我在地上爬滚，练习战术动作，就取笑我：都是副教授的人了，还做地上爬，脑子有病啊。比画比画就行了，还真拿自己当特警队员了。然而，类似的情况在厄瓜多尔就不同了。我在授课之余，学员们一道接受各种作战训练。

一次，在作战术移进练习中，当前进了一大半时，我的前面突然出现了一块沼泽地。由于前一天夜里刚下了雨，地上还散发着一股臭气。教官也没发现，也许发现了，却没做什么表示，他继续下达着前进、侧移及翻身等指令。我一丝不苟地闭着嘴



翻滚挪动着向前，大气不敢喘。练习一结束，我站了起来，长长吐了一口气，这时周围爆发出一阵笑声，带课的教官也跟着笑，接着是一阵掌声。我这才发现，整个练习组，就我一人是浑身臭泥，因为就我一人通过那块沼泽地，而其他地方都已基本干了。这时教官走过来，一竖大拇指说：“我的中校，非常好，这样很好。”（厄瓜多尔的警级是以尉官、校官、司令官来界定的，我属于他们的中校级别。）

在“国际班”授课的教官们，实战能力都很强。教官常常与学员进行实战对抗练习，只有那些摔打滚爬中出来的教官，才能“震”得住学员。

在我看到的别的科目训练课中，学员的大部分练习动作，教官都要亲自做，连俯卧撑、跑步等动作教官都陪着学员，一边喊口令一边做，一个都不少做。在那里，教官的示范和表率作用是很重要的。记得，我刚到特警队没几天，我去看他们的“警棍防卫技术”课（后来此课由我任教）。我刚踏进训练场，全体学员立正站立，教官跑步过来，向我做打腿立正敬礼，叽里咕噜地讲了一大堆话。他的意思是：学员正在进行警棍防卫技术训练，是否有指示？我一听，忙摆手：“让他们赶紧练，我看一会儿就行了。”那位上尉教官又打一敬礼，转身回去，继续带领学员操练起来。

上尉教官讲解的是警棍控制技术。他先是分解示范，然后，由一名学员配合他，进行实战运用演示。他们两人开始动手拉扯起来，那学员也真是一点都不让，拼着命抵抗（按国内教学的习惯来看，那学员不懂事，技术示范演示，哪能一上来就玩命反击？这分明是跟教官叫板）。我真替上尉教官捏着把汗：万一……别下不来台了。大约厮打了十多分钟，那位学员才趴地求饶。教官放了他，喘着气站了起来。学员中爆发出一阵掌声。我也跟着松了口气。

在厄瓜多尔授课，时时都得玩真的，来不得半点“假”。所谓的“假”，按行话讲就是“技术性偷懒”。

那堂课后，我就那位学员的表现问上尉教官的感觉。他说：“这个5号学员表现很好，很懂得反击的时机捕获。一开始，我有点轻敌，没想到，对方反应这么快，所有的学员都能像他一样就好了。”随即，他又笑着说：“但，终归，姜是老的辣。”